

写在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

高延安

光阴似水叹流年，青山不老云雾间。回望世界读书日，转眼已是三十年。人类文明数千载，物质精神两齐全。丰衣足食奠基础，以文化人不可偏。社会过往铸历史，万物规律哲学篇。歌咏悲喜诗言志，科技赋能力争先。马列主义中国化，伟人挥手天地翻。新的时代新思想，与时俱进国梦圆。人间智慧文史哲，创新理论是经典。掌握新质生产力，方向明确动力添。日月经天江水流，人类社会在发展。推陈出新靠文化，以书为媒后承前。先人栽树结硕果，后辈接棒代相传。读书就是传家宝，医愚增智力无边。爱读勤读会读书，养成学习好习惯。学以致用是目的，社会责任担在肩。终身学习不停步，坚持正确读书观。致敬世界读书日，人生征途再加勉！

写给谷雨

崔军峰

百谷俯身聆听雨的私语  
秧苗挺直翠绿的腰肢  
在昼夜交替的韵律里  
将春的密码 一节节  
译给天空  
落红是未完的信笺  
谷穗正酝酿新的诗行  
雨滴穿透泥土 在根系末梢  
写下 最深遽的注脚  
当绿意漫过残红  
布谷的鸣叫将整个春天  
折成信封  
蝉鸣即将拆封的  
是滚烫的 夏的邮戳



一向皮实的我在这个夏末得了一场大病，上吐下泻，吃什么吐什么。左邻的大娘见状直摇头：“看看，我说睡柯楼不行吧？偏不听，这下可好，睡出毛病来了！亏得我让闺女睡呢！”右舍的婶子听不下去了：“你少说风凉话，人家正难受着呢。再说了，让你闺女睡，你家也得有柯楼啊！”大娘脸一红：“得得得，不跟你争。俺家母鸡刚下了两个热乎蛋，我拿一个给娃儿补补。”婶子接过话茬：“我早给过了，还送了一斤红糖。红糖煮鸡蛋，补气又补血。”

我拉肚子的事很快传遍了整条巷子，又传到了村里的大街上。娘现在什么都不干了，每隔一天就要抱着我去镇上的卫生院看病。来回十里路，早上去下午回，把娘折腾得早饭当午饭吃，午饭当晚饭吃。实在没得吃了，就抓几片地瓜干洗洗搓搓，扔进锅里煮碗瓜干汤。这样的日子过下来，我瘦了，娘更瘦了。娘对我住铁柯楼的事一直耿耿于怀，到现在想起来还埋怨奶奶和父亲。但她从不怪小叔，因为小叔那时才八岁，童言无忌，她心里明白。

去医院抓药总是要花钱的。我们这个清贫的小家，总共只有十三块钱的积蓄。娘咬咬牙，偷偷把那个让她恨之人骨的旧柯楼卖给了东村的铁匠铺，换回十二块钱。再加上家里的积蓄，还有父亲从沙场预支的十块钱工钱，全都用在了我的医药费上。

等这笔钱快用完时，已到了中秋时节。奶奶听说娘为了给我看病，把旧柯楼卖给了，顿时火冒三丈，指着爹娘的鼻子骂道：“你们两个败家子，这可是你爷爷留下来的东西，就这样让你们糟蹋了。像你们这样，再好的日子也得被你们过散了！”爹娘抱着我，和全家人一起坐

父亲爱读书

尹晓华

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又坐在了柴火灶前。晨光斜斜地爬上他的银发，顺着书页上的折痕流淌，最后在泛黄的《古文观止》里凝成琥珀色的光斑。七十八岁的老人捧着书，手指沿着竖排的字游走，仿佛在抚摸岁月的年轮。

我总记得那个浸着煤油味儿的童年。冬夜的风在土坯房外呜呜地打转，父亲就着如豆的灯火，用那双手布满老茧的手小心地翻动书页。补丁摺补丁的蓝布衫里，总揣着些支离破碎的残书。有时是半本《三国演义》，有时是几页《本草纲目》，他都像拾着珍珠似的，用米汤细细粘补，夹在旧账本里当宝贝。

“咱家虽穷，可书里的字儿都是无价宝。”记得那年除夕，母亲攥着卖红薯藤换来的五角钱要去扯花布，父亲却偷偷买回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月光漏进窗棂时，他教我念“床前明月光”，手指在炕席上划着字的筋骨。煤油灯熏黑的墙面上，我们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像两棵依偎的竹子。

去年给他收拾房间，老木门吱呀作响间惊起岁月的尘埃。褪色的红木箱里，整整齐齐码着好多本手抄书。泛脆的毛边纸上，墨迹依然筋骨分明，那是他年轻时借书抄录的。有本《东周列国志》的扉页透着暗红，母亲说那是抄到三更天，煤油灯燎着了头发。我轻轻摩挲那些工整的蝇

我的柯楼人生（四）

常伟

在堂屋的大桌旁，像两个受审的犯人，低着头不敢吭声。爷爷叹了口气说：“行了，大过节的，别生气了。他们做都做了，也改不回来。再说也是为了给孩子看病，柯楼卖了就卖了吧，他老爷爷也不会怪意的。”奶奶用眼瞪了一下爷爷：“不让卖柯楼的是你，现在说卖的也是你，好人全让你当了！合着就我不是人！”说完一甩脸，倔强地梗着脖子，迈着小腿摇摇晃晃地回里屋去了。娘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，二话不说抱起我就往家走。父亲望着娘离去的背影，猛地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，酒水顺着嘴角流下也顾不上擦，连忙起身追了出去。

七 慢慢地，我长大了，后来又有了妹妹。三岁那年，为了不耽误工分，母亲总是带着我们姐妹俩去上工。她身后跟着四只毛茸茸的小鹅，像一团团会走路的蒲公英，在田间啄食嫩草。而我则被安排坐在地头树荫下照看只有六个月大的妹妹，妹妹一不高兴就坐在小筐里哭。我特烦，懒得去理她，自己就到处撵蚂蚱，见到大蝗虫和蟋蟀高兴的不得了，它们不停地飞，我就不停地撵，于是越撵越远。不知不觉间，竟跨过了石头桥，到了河对岸。河那边的土路两旁长满了茅草，我沿着这条向北延伸的小路一直走，隐隐感觉到，这里好像离姥娘家不远。凭借着自幼小朦胧的记忆，我一边捕逮着蚂蚱，一边往前走，一直走到姥娘家门口那颗“天香熏羽葆，官紫流芳”的老楝子树下。站在树下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姥娘教我的儿歌不由自主地从嘴里溜了出来：楝子树，开白花，从小住在姥娘家，姥娘疼俺，妗子仇俺，妗子妗子你别仇，楝子开花俺就走，楝子楝子你别慌开，俺在姥娘家过几天……

当我赤着脚丫，提着一串蚂蚱、蟋蟀等战利品走上堂屋的台阶时，姥娘正在低头编草席，这席子是用高粱秸杆剖开展扁去糠制作而成，用它编成的席子干净整洁亮堂，带着甜甜

头小槽，忽然明白父亲为何总说“书要读进骨子里”。

如今他的老花镜换了一副又一副，读书的姿势却从未改变。午后阳光好的时候，他总要把藤椅挪到树下。叶影在书页间摇曳，偶尔有飘飞的花瓣“啪嗒”落在纸上，他也浑然不觉。前些日子我见他捧着《陶渊明集》打盹，书滑落在青石板上，风正巧翻到“采菊东篱下”那页。

有天带女儿去看他，孩子指着满墙的书架问：“爷爷怎么有这么多宝贝？”老人颤巍巍取下本《千家诗》，书脊里忽然飘出片干枯的玉兰花瓣。那是去年我夹在书里的，没想到父亲还留着。夕照里，一老一少并头读“春眠不觉晓”，玉兰花的香气穿越时光，轻轻落在女儿的发梢上。

那日暴雨，老宅门前的泡桐花被打落了一地。父亲却忙着把晒在院里的旧书往屋里搬，雨水顺着他的白发往下淌。我劝他歇歇，他抹了把脸笑道：“书淋了会生皱纹的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看见四十年前那个在田埂上边走边看《水浒传》的年轻人，裤脚沾满泥浆，眼睛却亮得像天上的星子。

有一次，在父亲枕下发现一本《论语》，书角磨得起了毛边。翻开来看，密密麻麻的批注里竟夹着张泛黄的粮票。忽然懂得，在那些饥肠辘辘的年月里，这些方块字如何成了父亲的精神食粮。就像他常说的：“肚子里装着诗书，饿的时候能顶半个饼。”

如今每当我翻开父亲珍藏的那些书，总能闻到淡淡的墨香与岁月的气息。那些泛黄的书页上，不仅印着铅字，更印着父亲一生的坚守与热爱。每次看到父亲戴着老花镜，在台灯下专注阅读的背影，我就深深明白，父亲给予我的最宝贵财富，不是书架上的那些书，而是他用言传身教镌刻在我骨子里的，那份对知识的敬畏与渴求。

在这春光明媚的美好时节，承蒙诸位拨冗莅临《大厦书法》新书发布会，我内心充满感激。回首往昔，正是因为有您们多年如一日的支持与陪伴，才让我在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定而温暖。今天，我想与大家分享耄耋之年出版这本书法集的初心与感悟。

我的书法启蒙源于家学传承，我父亲是乡里为数不多的文人，他年轻的时候是我国大教育家梁漱溟先生的学生。后来在梁先生创办的山东农村建设研究院任教。归乡后，父亲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，同时以书法见长，是鲁西南一带小有名气的书法家。

我就是在先父的开蒙之下学习了书法，他老人家的教导为我青少年时期的书法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，我坚定地走向了求索书法真谛的道路，几十年痴心不改！

1957年，我师范学校毕业后，来到了济宁教书，结识了当时的济宁书法界“三杨”（杨志举、杨秋生、杨骥明）和刘之先生、李咏光先生、孙征禄书友等。在同他们学习和交往中，我获益良多，让我明白了书法并不仅是写写毛笔字而已，它蕴含了许多笔法、墨法、章法等方法要领，知道了要想学好书法，不但需要勤写苦练，而且还需要有大量读帖、临帖的过程。

到了60年代，我有幸遇到了当代书法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和书画教授孙育斋老师，他们对我的教诲指点，更使我受益终生。二位先生的教导使我更正了许多之前的浅见谬识，对我今后的学习与教学都有极大的帮助。在朱老和孙先生的指引下，我从学赵孟頫的行书转到临写王羲之的行书《圣教序》、草书《十七帖》，兼临了米芾、董其昌等先贤的法帖。后来受时尚书潮的影响，自己也曾写过多种书体，临过诸多法帖，以求博采众长的效用。

历时二十余年，我对自己的书法才有了一定的自信，我开始用所学书法服务于社会，当时有幸受邀在济宁老年大学教书法15年；任原市中区书协主席十余年，为普及基层大众书法学习做出了一些贡献。其间自己也写了许多比较满意的作品，在各种公益活动中捐赠，还教了一些不同年龄段的学生，也结交了不少书界朋友，教学相长收获颇丰，至今回忆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与满足。

80岁以后，自己感觉身心有些疲惫，就辞掉了社会上的许多兼职，也渐渐地减掉了许多社会活动，在家静心休养，专心习字，每天临帖创作已成为习惯。为了使我更好地研习书法，家中孩子又给我买了一本《最美中国书法》大全，我每天都要抽空看看，在读观的过程中让我加深了对书法真知的理解，发现了自己的书法与传统书法的差距。我不禁感慨：书道尚未学精，老叟仍需努力！又对照孙过庭的《书谱》所讲的“初学分布，但求平正，既知平正，务追险绝，既能险绝，复归平正”之规律，认识到自己的书法并未上升到“复归平正”的高度。

为此，近十年来，我天天钻研古人碑帖，精心临摹，尽量在追求“复归平正”上下功夫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经过自己的不断努力，这几年终于写出了一些有传统书法味道的作品。在此基础上自己才萌发了出这本书的意念。于是整理了几百幅近期作品，由我的学生张辰晨倾尽全力跑书号，拍摄作品，校对修改，筹措资金等，历时两年，得以完成此书出版。出这本书的目的，一是想对自己习书几十年有个小结；二是想回报社会，回报多年来喜欢我书法的朋友们。希望大家阅读后多多批评指正！

八旬书法家程宝源：《大厦书法》里的笔墨人生



任城区融媒体中心 宣